四庫全書

子部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七

宋　岳珂　撰

宋名人真蹟

陸復齋三捷進學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二行第二帖十行封題一行）

九齡拜覆大哥座前即日冬寒伏惟侍奉尊候萬福十月念五日全節推歸嘗附信托吳仲履處附達計已到

矣信後又無他但淮甸閒王權劉信叔戚方凡三捷甚可爲慰然敵人猶在淮甸未盡去傳聞係契丹等爲應已取汴京皆未得實車駕擇此月初五日起行併恐欲悉周吳二丈數見初一日已參部訖次第冬至可歸九齡若覺此中況味不甚佳則臘月或隨諸公歸亦未可知其他無事今日陶恭歸乘便附此渠立俟不及詳拜覆不備弟九齡拜覆大哥坐前

捷報兩紙附歸劉信叔捷報偶無

九齡啓將得手筆知進學有緒極以為慰即日雨寒不審履用何似來諭謂果密有所浸浸者豈以自外來耶更須加意九齡自既有省須諳聖賢之言朝夕警策庶幾自明耳忽聞有便草草奉此不悉所懷四六姐諸外孫安佳未閒自愛不次九齡稽顙啓

案此帖封題一行及跋贊等原本俱缺

陸文安書稿泛舟二帖

並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十六行

八月廿四日九淵拜覆六九哥居士座前即日秋氣澄

肅伏惟尊候動履萬福望之輩來得尊翰見所與元晦書稿甚平正同官沈正卿見之不能去手嘉歎至于再三其辭望之知之百十五之七可痛可駭然其疾既已如此則生全之理難矣改葬之事姑緩可也要之亦未必在此諸事望之輩必能具言之立嗣一事已與望之輩論定當能稟也拜覆不備九淵拜覆六九哥居士座前

九淵拜覆六九哥座前即日季春和暢伏惟尊候起居

萬福九淵每思去年六九哥泛舟之興可惜不遂此番能乘興一行甚善向時聞有拉五九哥同游名山之言心甚奇之今可遂此行矣恐家事要人管領寧留百一哥若處之有條又六三哥勢必不出則雖使俱行可也此間士夫皆一體人物其勢必有藏于草野市肆者拘于官守應接無緣搜訪若得長上從容其間聞見自不止今日不勝大願見有一二人知前此湖廣寇盜本末曲折之詳者在此以衮衮不暇咨問之若遂此行則至

時其人猶未去亦可相聚也今時惟婦女小兒不宜在外若丈夫有意斯世則于世不無補也偶臟毒作惓甚拜覆不備三月五日九淵拜覆六九哥座前

右淳熙知荆門軍象山先生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書稱泛舟二帖眞蹟一卷二帖皆與其兄梭山先生者陸氏之淵源派于梭山家庭切磋有自來矣是時三儒宗講道閩湘湖浙之間朱文公之于先生尤相往來而無極一辯終身不能以相合今首帖于梭山

書稿有平正之論豈又他有發明者耶次帖所謂訪人物講世道又有以見前修之學必志于有用蓋如此至于繼嗣之必先而宅兆禍福之當緩家事之不計而丈夫出處之當別先生所以處已處人之心抑于是可攷矣帖之得與復齋帖俱

贊曰自吾道之既南閩浙湘潭鼎立而三聖塗康莊先生蓋與之揚鑣而並驂矣覩其家人唯啱之際惟理義是探惟人物是耽惟世道是參公取鉋譜包羅

渾涵含是弗諱其亦如夫任重道遠必求其所謂合人已而無慚者耶璧毀珠駢有此尺函式嚴厥藏勿蠹勿蟫

呂成公寛平通鑑佚老三帖 呂大愚親書時事二帖附其五帖並行書

第一帖十五帖第二第三帖各十三行第四帖二十二行第五帖二十六行

祖謙頓首再拜靈洞之别又已改月矣思渴已深歸辱手字欣審秋清體履安適祖謙旬日來以編詩少曾出門户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

禅贊不可闕人而終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為觀省之助者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内胸次須常樂易寛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爾丈軒畏事自舊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閏重陽後歸所懷併悉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不宜祖謙頓首再拜

叔度教授年兄座前

祖謙頓首再拜前日辱手字并食物之況甚感即刻伏惟尊候萬福祖謙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歴近村而脇

明几靜閱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户也詩兩種已收看春秋三傳伊川説之外胡二劉原父質夫陸纂例徹指孫發徹皆當參看然向時屢曾説病後且宜靜養攷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昆仲間並致意不宣祖譓頓首再拜叔度年兄

座前

通鑑久後唐晉紀兩冊諸子久韓非子上冊今汪時發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為佳

祖謙頓首上啟稍疎裁問但劇思系秋晚伏惟侍履多勝祖謙來日為三衢之行初六七間定回過十月望即為之官計也丈丈侍次為起居佚老庵記拜納前此託李仲南書渠適方送來所以稽滯耳得暇初八九間入城為佳他俟面布不宣祖謙頓首上啟景華賢友座下

庵記更與人商榷如有未穩則不必遽入石也餅法䗲不拘多少用滾湯入少蜜溲成劑于板上捍成餅于煎盤內烙食

祖儉上覆記曹之問缺然弗講愧怍厚矣今欲從容佚老菴中三數日偶為事牽未能輟身而往信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初不可前料也邇來秋序云徂寒色稍重想惟侍丈丈北堂外倍納殊福祖儉習閑成懶加以昏鈍極而耐事生此讀書殊無緒竟不知終作何等人每自悼而已家凡十月半後之嚴陵稍定即詣見矣此約決不敢爽但遲速難必耳佚老菴記見令李仲南書之今先録本往近東陽張伯安適齋中人刊行二程集及

正蒙書之類寄在城中轉賣又潘叔廣亦刊西銘及四箴等板尚未就也皆恐欲之書院日來夜講少暇當記數段往凡日來覲習何書此月能一來否有見告者毋吝毋吝餅法固差亦謬用之過今别録之此不相誤近覲邵康節詩其一云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籬蚕知日永柳静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關人是非何須遊洞府度歲也應遲試覲而味之姑從此元晦附便他須後介餘祈保重以茂遠業不宜九月二十五日祖儉上覆

景華同志兄

祖儉上覆久不得為問亦寂不聞動靜極深馳溯比來秋暑猶熾伏惟燕閒有相尊候萬福祖儉贅食山城徒勞無補昨者略到丘壟直是匆匆雖聞問亦必失于一息故執筆復止未審吾兄亦尚相念否國家變故重華上賓當時事孔艱之際率土之情尤劇哀推太上復以哀疚欲就退閒嗣皇奉太母之命受禪登極求忠讜登賢俊誠足以開治象然畎畝惓惓之慮殊未易忘到此

尤要當位羣賢盡血誠屏私意相與感通其故以措天下于堅固不拔之地否則誠可凜凜也心之所懷紙上難旣臨紙依然昨蒙諭及所印諸書日日汨沒今因專介過此附往託明招老專介送往有見教者毋惜蹼誨以附其回也武義閒得雨已足此非小故得非天哀窮民不忍使之終困耶燈下草草問訊殊不究所懷顧言寶裔以迓休寵不宣祖儉上覆景華上舍學士尊兄座前七月二十八日

右淳熙太史著作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字伯恭寬平通鑑佚老帖三幅真跡一卷弟大農丞大愚祖儉字子約觀詩時事二帖附焉三代而上象賢濟美代有其人降及春秋世禄不朽之對喬木故國之問絜德較材猶可枚舉然或以博物著或以遺直稱或德足以服詐欺或識足以講丘索類皆名一善著一庸未有任吾道之責接斯文之緒卓然為後世標的如我朝者也方淳熙間三儒宗並峙沿湖溯程上及横

渠俱著丗德而呂氏得政五朝下迺韋平勳名風烈尤為炳炳焉有庭堅贊數氣象太史盛矣而大愚繼之復以中正劘上清名偉節大振于時天其開呂氏耶抑以昌道統維人心為吾宋億萬年地者固應爾耶不然何以三光五嶽之氣未裂于周秦列國至道之習獨私于齊魯世家名卿皆百世祀而獨無鍾英衍粹如今日之盛者耶於虖天心其可知也帖得于先生之子寺簿君延年紹定戊子之六月寺簿自嘉

禾貳車還娶女子再走介以請聯函實來故以附合之義聯而為贊叔度姓潘景華姓吳皆嚴澤門人云

贊曰治粹于隆古元凱之懿根于篤誠世澤未傾英髦代興非不卓犖絶乎逕庭而斯道之正獨未有以韋平之家而繼孟荀之鳴者豈天心之昌我朝固得其人而後行耶儒服獨立出于簪纓百聖微言闡我金籯使萬世而下洙泗有所繫伊濂有所承正傳未墜而迄續絶學將晦而復明所謂派徐歷許沿申遡

榮簪履基峙源澄流清殆匪一日之積偶然而生至于道以身立忠以死爭幹泰否之機開剝復之萌其昆弟剛毅之操家庭講貫之精又何其集義之不餒而為人之難能也我讀五帖言言典刑文史潘吳詩書邵程望羣賢于忠讜驗本體于寛平則雖小而見踳簡牘之接物亦奚以異于塤篪之同聲腌若前陳如龜之明仁遠德輶欲舉咼勝於戲二難古誰與京倡與和與展也其成

范元卿中秋詞帖 行書十行

尋常三五問今夕何夕嬋娟都勝天豁雲收崩浪淨深碧琉璃千頃銀漢無聲氷輪直上桂濕扶踈影綸巾玉麈庾樓無限清興　誰念江海飄零不堪回首驚鵲南枝冷萬點蒼山何處是脩竹吾廬三逕香霧雲鬟清輝玉臂醉了愁重省參横斗轉轆轤聲斷金井

右淳熈右史范公端臣字元卿中秋詞帖真蹟一卷

予舊傳此詞于樂府實為月夕絶唱今覩筆妙斯亦

稱矣紹定戊子二月得之嘉興俞氏

贊曰猗望舒歘三五光璇儀韻金縷偉健筆作奇語

誰知音傳樂府

葛文定闕外帖 行書十一行

𨚫前此屏迹闕外特承垂顧匆匆言歸不得面别但有傾仰輔政無補誤蒙恩除深慚非據乍還田里未及為問介至伏辱劄翰殊佩眷意欣感無已姑此布復崖畧

幸冀垂照右謹具呈𨚫劄子

右紹熙宰相葛文定公邲字楚輔閣外帖真蹟一卷

予庚戌歲在輦下尚及識公字畫清謹遺墨典刑要可想也此帖之得在金陵漕臺蓋後三十年云

贊曰以文錄傳家以相業濟時貂冠絳裳予猶及見其丰儀簡牘所傳是以為近世之奇一聯卅年贊而藏之

朱文公離騷經 行書十三行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
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不及
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州之宿
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莫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
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騷首章淳熙戊戌孟夏晦日晦翁書

右慶元侍講煥章閣待制晦庵先生贈太師信國朱文公熹字元晦離騷前章帖眞蹟一卷道晦于秦漢歴數千載至我朝而明先生實繇延平沿伊濂以至于洙泗合張呂之淵源接周程之統緒淳紹慶元之間天下蓋粹然一歸于正矣先生抱道自信與藝俱遊嘗因暇日書離騷前章以寓翰墨之妙其帖蓋傳家而未出也予晩生雖不及撰杖履幸與先生之子工部侍郎在嘗爲僚既彙古今帖獨念先生學冠

千古名振一代不容軼拱璧而寶瑰玖因書丐之工
侍君寶慶丙戌五月書來以此為貺攷其歲月是年
先生方以召節改守南康在黨禍前十年非託意也
贊曰偉茲帖之奇瑰兮羌筆力之有神走緘縢之來
詒兮並垂棘而足珍從鯉庭而載來兮得陳亢之異
聞書三閭之孤忠兮將爭光于儀鄰予嘗竊窺疑兮
謂意或有在也方淳熙之繼明兮德如天其大也挈
道統而在上兮固無嫉邪之害也先生之溯伊濂兮

又非沅湘之泒也寓物以寫興兮自前世以固然豈先生之適正兮乃獨取于沉淵行或過乎中庸兮雖為法而不可其忠君愛國之誠兮亦不虞乎後日之禍彼不學兮周公仲尼知莊士與醇儒兮或羞稱之律風雅之末流兮若未免于或變使交有所發兮亦足以廸天性民彝之善以今日之書兮固非出于感時則異時之集注兮亦何病乎俗人之怫原屈原之心兮宗國之楚作春秋兮周安在乎黙周而王魯先

儒之心兮百聖之矩藏此帖兮昭于今古

朱文公儲議帖 行書十四行

薛虞州弼直老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詫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問鵬曰近諜報敵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鵬適奏乞正資

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預聞昨到九江但見鵬習小楷凡密奏皆鵬自書耳上曰鵬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飛受旨而退此故殿院張公定夫戒所記所謂資宗者上時以宗子讀書資善堂也又得薛公行狀亦記此事偶尋未見恐永嘉士人家必有本可尋訪但不知忠穆公此奏案岳飛始謚武穆後改謚忠武此忠穆二字係涉筆之誤珂改中已論之今仍原本今尚有傳本否耳熹上覆朱文公語録第二十七卷曰岳飛嘗面奏

敵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後班見飛呈劄子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却來干預此等事卿沿路來見他曾與甚麼人來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王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段是有見其向來在朝與居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并上之將冀後來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熊克中興小歷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亦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宣撫判官憲在官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謂憲盍出臨軍憲辭軍校曰我軍心腹事參謀官必知盍往問之軍校至弼謂之曰張

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霖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單逸安上詣飛入覲弼亦移書趣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衛風吹紙動搖飛聲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動弼曰臣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并野記與薛季宣所錄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招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設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謁戒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于九江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鵬云近諜報敵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進膝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預聞昨至

九江但見飛背小指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卿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鄉人云不知若周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致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有犯而無隱古今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堂陛九重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相侔然其所聞者勢位耳而所以同休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時明良交會于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乎上有獻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于嫌是近于疑未可言也于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壅于上間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然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聽決而意料不得不然也汝揖獨何見哉當清明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隆古交孚之治望其君而

以衰世全身之術教其臣如是而在七臣之列居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移居之功也先臣雖奮自單寒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國家之事休戚是同維時翠華南返國本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啟聞深簡天意故璽書賜報褒諭再三卒之朱邸肇開青宮茂建聖與子之斷遠非心之願賓先臣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至和間昭陵不豫諫官范鎮首抗儲議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在光之論鎮以為發議之勇過于賁育先臣雖未敢以比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君之勇抑亦庶幾于鎮與光之萬一汝楫于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先臣尚何辭哉雖然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畏忌不以一言報君此先臣之所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非臣子乎坐觀國本之未立陰懷媚灶之巧計嚅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劾先臣之時知有秦檜之意而已焉嘗

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鎮之所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敵讎者必有別于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涉留言攻先臣之心則本于報國爵位之已隆儆福之念無有也勛業之已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威陝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要名之念可乎周有大讖一并州通判尚得挾讖書而極論之先臣丞被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有加焉顧可謂其懟職也哉使汝楫易地而處于垂知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寘司馬光于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臣之首蹤盖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于中路危機而不知禍卒之小人衷間一價不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讒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怵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肆闢人言如肆父母之名先臣乃于其所肆之中擇其尤肆者而言之求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仁宗皇帝用探范鎮

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斷大策中定按之英祖詔今既具將子于庭而當時好姦之臣雖進其說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淵遠與天爲謀力御群言卒安大器臣閒因竊觀國朝事迹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怒固本于人君之盛德而贊大謀而不惑尤貴于大臣之明斷若時光正韓琦以盛德元勲光輔王室維持正論上開帝聰故一時姦臣之進說皆退避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得罪于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明主而不勝群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是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姦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至和訖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進姦臣于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罪乎是疏也于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誤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不敢不申爲之說至于張戒之黜紀荒謬不根顛倒錯亂況爲昭

昭臣不敢以聽說與戒師請以高宗皇帝宸翰為證戒之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言及先臣建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臣因召對實建此議又以為諜報敵人將有所挾以入京師先臣與弼會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敵謀者而及于此既又記為王音謂先臣雖忠而擁重兵于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失指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進膝之語而斷曰飛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然先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歷上之史院抵而行之天下臣嘗擇書痛哭重歎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于誕也夫丁巳歲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浚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璽書召還復畀以兵則與弼同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豫始廢則先臣召還之時豫未嘗廢也豫方據汴敵何自而有挾以入京之謀夫正資宗之名何預于敵使先臣謂有出于國本則可而謂以沮敵謀固不若是其跌也臣之所

辨亦既詳矣然未有據不足以折殉蹟言其所據援野史等書皆謂先臣當時因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至紹興十年敵再叛盟先臣瀝泣臚列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虜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奏上大略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殉之說而見其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覩臣家之藏詔究其次第而知野史之載為可據而殉之說蓋誣也謹按敵人河南之初先臣得警即乞詣行在所奏事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行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遣張憲姚政軍御札復報曰覽卿奏已差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又曰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竚也先臣

未及覲上違李若虛至軍御札報曰金人再犯東京敵
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
量則是先臣累請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覲書建儲之請
密以奏上御札報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
讜則言不及此即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具文之奏而
其褒諭之語深切著明益直為先臣建儲之識也御
札之建文曰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
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恬然致之時事則其為紹興十年
之詔甚明是先臣嘗密疏言于紹興十年之後而未嘗
面對言于七年之前是先臣因興師請覲不獲而後抗
疏未嘗因諜報而欲立此以沮敵謀也況諜報之事甚
為不根臣之辨尤明則珂所謂玉音有非卿所當預之
說卿自以意開諭之說先臣有銜風吹紙之事怪其詞
小楷之事距有一實幾年月先後之不同面奏疏開之
有異珂與累于脫者按珂之在先臣兼為最久及先臣
得罪僚佐皆下吏逮使獨珂不預僅然如故公議皆謂

翔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翔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纂知檜之陰覬望風旨動息輙報以是獲免于戾天下周知之矣臣竊以為小人苟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至初不足以汙筆牘獨忘國而狥家忘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為游談叢議之說矯王音而實其辭因他人之筆以欺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與其用心之奸擠崖之險蓋非他人之比也臣伏讀國朝之律偽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者棄市聖人立法之意蓋以制書者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矯而為之而其矯為者又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典誠不為過夫制書不可矯也王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翔當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高宗以家累聖度致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纔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王音已不逃況孩等之奏論翔離獻小人亦敢馮說而矯誣又作為進對辨析之語使人

見之若覩參天語者共罔上誣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洋洋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或謂先臣越職取死為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以為恥則又臣之所甚未喻夫先臣為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為社稷謀故不為之忠乎人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讒臣已嫉而隋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紳士大夫之譏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奸欺固不足算臣之所甚愍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者公議之所出搢紳者公議之所關大是伏蒲露章劾奏百僚在位側耳聳聞而曰如此者謂之嫌疑謂之貪功是當棣執筆紀遺公議依託萬世而後汗簡所徵而曰如此者謂之妄言謂之越職是宜死然則天下後世之見此奏此書者雖不鉗口結舌而自列于括囊之士哉嗚呼此豈特臣之所甚慼為人稍知尊君之誼立朝之節宜舉無不慼者矣按是時汝楫志于得位媚竈奉承無所不至入奏之際安恤其為天下後世之操觚幸

于免禍求以自解敌非矯誣出言之際亦安恤其為天下後世之欺戒喜于異聞竊奸人之緒論以為至確筆牘之際又安恤其為天下後世之譏獨以先臣之忠如此而小人抵巇一至于是寧不哀哉逐鹿者不見泰山攫金者不見市人汝楫是也言偽而辨行偽而堅弼是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戒亦近之

右晦庵先生儲議帖真蹟一卷南渡之初天步方棘前星隱耀國如綴斿先生忠節洞穹壤勁氣貫虹蜺紹興十載之夏誓師北伐首攄大議以開億萬載無疆之基拜疏首塗遂指汴洛關河響應境土盡復去京僅四十有五里而班師之詔下奸仇其忠媢嫉其

功萌芽始終皆在是歲先王蹇蹇匪躬之心于是益
有攷焉於庫元戎啟行先慮基本所謂時然後言不
可以為躐逆鱗劘上及所難決所謂奮不顧身不可
以為躁北轅之釁國無近支社稷宗廟之託惟在一
人而已比之嘉祐治平閒利害蓋百倍所謂君臣相
須是謂一體又不可謂之嫌且疑然而先安人心而
後可以不常厥居不常厥居而後可以不忘復讎先
後本末固自有序澶淵之天聲先王周褎蓋與萊公

異而熱血一語貝錦抵巇實不謀而與之同也淳熙之十四年先君漕湖南因寓書于公即報亟中錄此紙以問顚末攷之張戒所記謂歲在甲子其實不然珂纈天之書固辨之矣先王時謚武穆後三十有九載始更定為忠公書帖時天若開之云用併語錄之舊聞及珂之辨刻而繫之

贊曰道統之傳洙泗濂伊公于淳熙萬古一時言名之與世泯其皦皦皎皎綱常首載先烈粤古大臣以國

為身浚源培根兹為愛君總干徂征拜疏輙發外寧內憂間不容髪復雠大義不振不隨易安于危本則先之先王之忠與萊公對䝉夫孔多百欽若輩彼姑息者大義一毛謂我徒勞摩吠以嘈事是蹟訛宋此下原

本闕

佚

趙忠定濠梁帖行書十七行

汝愚伏領近誨深慰別懷竊承卜日之良巳詣視篆恭惟歡慶濠梁歲饑重勤綏撫千里幸甚雖下車未久而

經理有方庶事當已就緒垂諭四事悉已如所請行下矣詳見公移茲不縷布汝愚丐歸未得復冒遷官之寵進退愈覺無據浙中春來久雨麥苗未秀事勢極可憂聞兩淮郤不至甚信否目昏畧此奉報幸台照北風無所聞否右謹具呈二月日光祿大夫右丞相趙汝愚劄子

右慶元相國維師沂國趙忠定公汝愚字子直濠梁帖真蹟一卷公以麟經魁多士以道學登羣賢以大

策安邦家以直躬價蹺慝霜嚴日皎雲收天鏡于翰墨發揮之際犒然如可挹也帖蓋慶元初報濠守劉仲光書憂邊思職猶得以想見萬一予八歲侍先君西歸過當塗公實為守先君方卧病命代作報書公見而歎喜策騎至采石問疾齋艦中予垂髫出拜一見獎借謂先君曰此奇兒也當力教之先君敬謝不敢當後予在戎監與公之姪右丈君崇穌為僚猶能誦家庭間夸詡語以是知公不遺互鄉之意嗚呼今

三十有八年矣功名事業已不能副公期偶重可羞也紹定戊子四月公之子崇斌在金陵分榷予因書求公帖得此幅紙再拜敬贊以見落月屋梁之悲

贊曰真宰之出維天降才既玉于成勲名九垓山川出雲時雨必至道之將行公揭魁瑞問學已正淵源已充險夷一塗奚有于躬紹熈季年國勢桯杌手扶重輪公為時出屹若九鼎不震不搖公秉國成端委以朝拔茅斯征苞桑斯戒匪兕之時秉否于泰有棐

至誠雲開于衡㦗不能排嘷唅背憎公能者天豈曰

臧氏汗青萬年則有公儀我昔獻齒拜公江干公頎

而奇信乎庭蘭三十八年始得遺帖愛逸捷徽抑寓

相業字端而莊德隸而光于閒暇時憲型四方書藏

在匳百世如對尚想公儀灑掃進退

余忠肅與瞻益辨二帖 並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七行

端禮頓首省幹下執連辱佳句與瞻而公老病熱積與

能愈頭風也感服無喻即刻伏惟丈候萬福所要書上

納正恐不足為輕重不知幾日果定成行尚容少接杯
酒否乎餘遲面既不宣端禮頓首再拜省幹下執
端禮再拜昨日承教墨且又辱佳編多多益辦不勝感
服夏雨仍寒伏惟文候動履清福專勤此叙謝區區尚
遲面索不宣端禮再上省幹朝奉下執
右慶元宰相余忠肅公端禮字處恭與牘益辦二帖
真蹟一卷寧皇在宥公以元宰幹國鈞奉身而去從
容藩翰卓有丕績相業民庸尚可髣髴于書尺間也

予在建康得此帖于張琨葢慶元庚申之十一月

贊曰珥貂佩玉之舒徐兮引筆行墨之豐腴兮閱世

論人以其書兮尚可以想慶元之初兮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八

宋 岳珂 撰

鄂國傳家帖

鄂忠武王出師疏帖

楷書四十三行 行御批四行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于白屋實懷捐軀報國雪復讎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而陛下録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

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在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者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尼瑪哈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絶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詭計日生他時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

日月勿復拘淹逮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于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如此則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四夷可以平定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于餽運臣須

歛兵還保上流敵定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疲敵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必小勝大入必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敵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敵困于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指揮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内騷動七十萬家此豈

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足用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閙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土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為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

同歎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歸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三月十一日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

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刺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

右先大父繼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疏帖眞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於虜靖康元年

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絶矣先王
發憤古鄙思瀑思雪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既立
高厚對越驅馳倏忽叱咤隆缺障横潰于既倒扶不
周于將折此其立志蕃霍去病所謂不立家于匈奴
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以正祁山之代裴度
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勲名
未究卒僨權孽此㣲天之書所以俯伏天閽泣盡而
繼之以血也手澤散軼百年鷲閣寶慶乙酉春王二

月恭獲墨寶仍睹奎札一璽獨煥三印參列既以伸霜露之痛遂可相楓雲之節百拜琰襲庸附前括贊曰於惟紹興扶危支傾樞校泣戎不識一丁先王奮呼起自諸生經通誼明筆妙墨精翠微之時五嶽之盟祁陽整旅東松紀行蹟徧九州氣凌三精粤時出師首兹抗旌規模弗忒忠憤莫攖上心載嘉奎章式形謂朕何憂惟爾責成以百萬師觀我甲兵僅四十里復我舊京曰邵陽侯星隕中營萇血遂碧狐史

漫青天不誘衷曷其底寧傷哉離騷坐此修能冰鏤芷馨惟帝鑒忠惟人與誠烈並褒鄂志恢幽并有奕龍跡適昭駿聲遺墨既刊大猷是經對于廟祧豈惟雲仍

鄂忠武王書簡帖十一帖內十帖行書第三帖楷書第一第三第四第十一帖各八行第二第八帖各三行第五帖六行有內外封各一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九行第九第十帖各七行第九帖首數行紙爛不存

飛惶恐再拜飛愚陋無堪備數茲者仰遵聖算招捕湖

寇幸于朞月之間平靜亦賴餘芘所及耳遽辱寵問過
蒙推借秖益感慚而已伏惟幸察飛惶恐再拜
台閎寶眷伏惟上下萬福飛借易上
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即日伏惟坐鎮
之暇陰有神相萬福千禄來護興寢謹拜啓承候不宣
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
飛咨目再拜知縣宣教即日伏惟栽制多暇尊候萬福
未由後晤願言加嗇以俟殊顯不宣飛咨目再拜知縣

宣教執事

飛再拜承惠翰感慰比得元樞劉子合回師貴池至建康議事撥冗奉謁崖略幸冀照諒飛再拜

咨目再拜知縣宣教飛謹封

咨目上無為知縣宣教鎮南軍承宣使充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謹外封

飛咨目啓上卽日伏惟倅武多暇神相有休尊履禔福承惠翰感慰飛始生之日遽辱爲禮益荷勤意也襄陽

邊城全務撫蘇彫瘵戢姦吏也凡事勉力以赴功名至
望至望餘希加愛不宣飛洛目再拜襄陽通判學士
飛洛目啟上通判學士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介來承惠
翰感慰之至飛前日還自行朝乍歸迫行冗不可言襄
陽莽治想成次第尚冀勉力甚善餘惟眠食加重不宣
飛洛目再拜通判學士閣下公改承務郎告令專人送
去希脉之飛再拜
鈞候動止萬福末由參晤伏冀為國倍保崇重前膺名

還以副中外之望謹拜狀承詢不宣飛咨目頓首首拜

上啟大安撫參政相公鈞座

飛頓首再拜飛受寄上流區區無補過辱譏兆特貽教翰佩服鈞意何以為喻使旋裁報不究所藴伏冀高明有以照察幸甚飛頓首再拜

飛頓首再拜奉違鈞範倏爾許時瞻念之懷未嘗少怠伏蒙鈞諭趣朝飛未得指揮尚冀欲聞他有所委幸乞

示下飛頓首再拜

右大父鄂忠武王書簡十一帖真蹟一卷珂既以出師奏疏併紹興宸章列于傳家之首復歷訪尺牘于前朝士夫子孫遺落之餘僅存此帖先王夙景仰蘇氏筆法縱逸大槩祖其遺意奏疏則小楷而此則行書也心正筆正觀者于是可得其藴焉珂自㓜歲網羅放失首一帖得之家藏次一帖得之嘉興又一帖得之維揚又八帖得之京江皆故家所毖以歸于我不復編縶歲月

贊曰昔李西平之在鳳翔嘗以直道致主慕魏鄭公雖叔度之進言猶毅然而弗從謂幸備于將相詎愛身而苟容猗歟先王亦師文忠凡引筆而行墨皆刻志而比蹤今觀碑刻之在天下雖小大真行之異工視此帖之所傳蓋不約而皆同然則有犯無隱挺焉直躬唾當道之豺狼嬰九淵之神龍蓋當心舉手退之時已有之死不顧之遺風矣

銀青劄剳帖 三十五行

敉仁皇在位覩明利用之勲神祖御邦肴祭狄青之像
葢念舊者不忘于扙弑而勸功者當急于襃崇朕祗稟
睿謀裔懷宿將茲仰承于素志肆盡洗于丹書故前少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
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岳某拔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畧
不專于古法沈雄殆得于天下事上以忠至無嫌于辰
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外摧孔熾之金人内翦方
張之劇盜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于櫜弓而

當路力戍于投杼坐急絳侯之縶莫燃内史之灰逮更
化之云初亦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于岳陽
念爾子孫又復孤悍于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于
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館齋壇之組近鐵禮葬少
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于
既往庶幾鼓義氣于方來嗟夫開李牧之為人殆將撫
髀闕西平而未録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
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

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臣寮上言臣嘗謂自昔帝王深居蠖濩之中四方萬里之遠肅然退聽而不敢犯者無他道焉不過示之以好惡合天下之公而已故罰以威不恪在于一定而不可易刑以當其罪在于一成而不變堅于金石信如四時若定者復易成者俄變則功罪不分情實貿亂其僥有不勝言者矣臣竊聞故相秦檜當國二十餘年依勢益

權積奸慝惡一時羣小恃為黨魁逮其喪亡猶思救助
太上皇帝深加省悟察其平日私相厚善肅緑升進或
為之擠害正人或為之中傷善類或共營貨利或憑恃
姻親或專告訐以事脅持或興犴獄以報仇怨者莫不
悉從屛竄削籍除名示不復用衆論欣快咸以為宜陛
下嗣纂丕圖廣覃大霈俾投荒之輩稍令自便德至渥
也為檜之黨者固當仰戴寬恩終身念咎今乃擅入國
門紛馳朝路力祈叙復除落過名甚者欲朝脫羈縻暮

求收用儻若黒白有時而可變冠屨有時而可移則所謂威福之柄與夫三尺之法果安在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懲革令臨安府榜示限日驅遣出門不許輒至行在庶免鼓唱是非惑亂聞聽以為後人不自愛惜者之戒如有實緑擄所誣陷傳致其罪情涉無辜見今陳訴未蒙昭雪即與早賜施行使冤抑得伸朋邪少戢不勝幸甚取進止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仍限十日

右先君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銀青光禄大夫制劄帖真蹟一卷珂少不天罹隕霜之哀于五領之外手澤遺藁頗多湮淪既彙傳家之帖獨得先君在隆興間手抄二帖于雜録之首天監昭明覃邪睍消凛然法筆意概可想也先君受筆法于家庭多用蘇體尤精小楷此特以可割取者因其事與翰墨稱故標而傳子孫以昭世德之用心焉

賛曰先王筆法源于蘇奕然世體綠庭趨奩中手澤

他豈無義與事比當特書巨編剪取刪繁蕪盛心端
可傳遺孤百年小揩照乘珠為問汗青誰董狐

銀青清白頌語 楷書四行

平生列缺到死分明前程一路月白風清 珍重

右先君銀青遺書清白頌語真蹟一卷紹熙壬子十
月先君子帥廣微若不適猶治事如平時壬子平旦
起書數語于紙口占遺奏畧不及家事遂深衣幅巾
而啓手足珂時始十齡侍大寧自五嶺歸既克襄大

事因摭清白為塋傍精舍之題嗚呼死生之際如先

君子者亦可以為達矣繁之傳家帖以見瞻岵之思

贊曰嗚呼死生如一旦暮達觀其大等視來去如古

之聖賢所謂曳杖山木之歌啓手淵冰之語其皆超

然知所處矣手澤之存慨其孺慕贊詩不文以配陟

岵

大寧夫人二書 楷書七十七行

珂于暇日謂予佞佛予曰非也非佞其福也愛其說也

憶予年十二三時博取而易信于道釋高深惝怳之論輒背諦聽心服之不疑闢一室事二氏像設甚謹予母楊宜人雅不甚樂謂予曰爾必好此當擇一以休其心毋多岐以滋惑也予固汎愛不知所從一日讀圓覺經有曰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則釋卷而歎曰儒不言死生之際予不得聞道則言之矣上焉全形以超升不敢言而敢疑也中焉鍊真以尸假不敢知而敢議也

下則掇少木實謂可幸延蓋有不足議者矣人一身皆不能有所思有所為惟心之恃身恃心心生塵動息舉作皆塵也有塵必有滅動者塵也滅之者非塵也無以別之強名曰滅凡平日所以收其放心制其軼情約而歸之正有所愧而不為有所慕而願為者皆是物也而皆托于幻譬之寐然高枕而臥百無營為湛然若虛不夢不覺是心滅也金珠在前而不顧刀鋸在後而不怵是塵滅也有喜有怒以心制之泊然無思亦無以制是

滅滅也而尚存出入息何也即非幻之比也能存出入息則形不死能存非幻即惟不死矣此佛之所謂法身常住如海湛然者非是經其孰能與于此哉世之人有二說弗之信者以為人受體父母以五行之稟為五官之用氣盡而死如膏竭燈熄信之者以為人之死形而已智愚仁鄙其稟不同其所以用是者出入死生而莫之竟觀之人生幼則無所知老則耄于識是隨形而生者必隨形而滅則前之說理也有所思而兆于夢無所

感而息焉死生大夢也惡知其不出入于或兆或息之際哉則後之說亦理也形為性之消長既耄矣而不還于幼之無知則形盡耳性何預焉心有疾則不能思今剔而出之一臠肉耳所謂用其思者何所托以出入耶二說至此皆窮予所以有感于非幻之妙而未能至也予既愛其說而求其至則固將尊其人他日繙經間有會心輒為之喜而不厭老勸難槩陳特誦其一二以釋汝惑

予好飯僧作像法至老不厭然未始自為皆以為親耳其次則吉凶之事予之言曰予于親而不用其情予恐予用其情今有人告其親疾病于道塗其子未嘗不匍匐而救之也二氏之説人以為誕也而幽明之理聖人猶難言之予惟懼世人之譏己而望望然避夫惑之名不盡予心則終不能以一日安古之人諂祀于室而出于祊以為交神明之道不可一處求也使無是也予不過于惑而已而心則免于忸怩萬一有焉是予愛貴而

不盡乎予親亦非所以教孝也今之原廟二氏且用焉顧獨疑于一女子非也予家世用伊川主法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秋祀禰以邵康節之議焚楮幣予竊謂安雖適岳氏猶不敢不循行焉且有則無之𠂤也事之有有則有無故謂之無者烏知其果無而非有也是亦不逆道塗之詐而用其情于親者也予之意止此

右先妣大寧夫人所著遺訓二篇真蹟一卷珂少不天閒闕爲跕鞠育教撫以逮于成人惟慈訓是恃追

思先夫人平日結字端勁作文簡麗讀書淹貫獨以苦自祕晦不肯使人知故皆不傳今笈中所存惟此二篇益以示子孫而已殆不止杯棬之痛也珂故同僚國子祭酒蔡公閲狀行之日嘗表此事諫議大夫李公大異亦述之隧碑焉後十五年因彙傳家帖併褾而藏以示來裔

贊曰釋老之異佞者惟酷喜排者惟疾觝死生之大達者晦其理眛者尚其詭喪祭之正徇古者失于泥

行令者溺于鄙如遺訓者亦可以守而勿墜矣我懷

緒言杯棬之比子孫傳家真蹟在此

吏部二詞帖 行書第一帖十三行第二帖十二行

編修樓公易鎮武昌安陽岳甫作歌頭一闋奉祖行色

甫再拜

嚳口天下壯襟楚帶三吳山川表裏營壘屯列拱神都

鸚鵡洲前處士黃鶴樓中仙客拍手試招呼莫誦昔人

句不食武昌魚 望樊岡過赤壁想雄圖寂寥霸氣應

笑當日阿瞞踈收拾周黄策略成就孫劉基業未信賞音無我醉君起舞明日隔江湖

甫輒賦滿江紅敬祀百千遐算甫再拜

碧海迢遞曾窺見赤城樓堞因傲睨塵寰猶帶憑虛仙骨武庫胸中兵十萬文場筆陣詩千百記向來小試聽臚傳居前列　世間事都未説親為大官毫末况諸郎鍾慶夙齡英發銀菟篇韻肖音兔銀菟一作銅虎頒符方易地金鑾寓直行趨闕更相期盡節早歸來傳丹訣

右先兄尚書吏部郎甫字大用二詞帖真蹟一卷先兄自隆淳間以詞翰雅好與張范劉龔諸名人游遂達九禁阜陵嘗名對便殿賜硯罷有字體似薛紹彭之諭令覩其書圓健端緻聖鑒固不虛矣是帖得之京口寶慶之元夏四月

贊曰薛在近世意莊體葩倣而肖耶偶其好耶筆動聖鑒藝無詞華繫詩而藏維以傳家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八